

十九

聖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乙集

行實忠孝

奉使直秘閣朱公弁行狀

朱文公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為陶雅  
 偏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為儒尤以沈默  
 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  
 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  
 會景迂晁公說之為宮學教授一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  
 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  
 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  
 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  
 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  
 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

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旆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虜相黏罕于白水樂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重車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我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

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慮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日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線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壹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中名王貴

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賚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空攀龍翰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諭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棟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棟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翰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

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宋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旣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年孫益孫谷五臺僧眞寶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  
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  
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有司  
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  
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  
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  
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林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  
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  
之爲者其氣質雜渾援据精博明白踈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  
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恠奇澁之弊聘  
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說  
微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漆洧

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  
先子不幸是歲已棄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  
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  
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表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  
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  
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  
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  
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  
苦寒無入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  
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  
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  
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宋故左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協忠大夫累贈太尉程公全神道碑

程從道

清遠軍承宣使同知閣門事帶御器械程君未正奉事狀一通以告易曰先公之沒今十有二年其死國之忠固已著于命書載于國史而墓

上之碑未立子吾同宗也知其詳敢以銘請易之先居河南與公實同所自出謹不敢辭序而銘之按狀公諱全字禹昌世爲徽州休寧人其先曰靈洸者梁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禦侯景有功廟食于鄉忠壯之後曰濠者唐歙州都知兵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國禦黃巢有功事載郡志中丞季子南節唐歙州兵馬先鋒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領軍衛大將軍上騎都尉始居休寧陪郭即公五世祖也曾祖承敬池州學教授祖宿舉進士官至迪功郎玉山縣令父昭饒州學教授贈朝奉大夫母余氏封令人公生有偉質負大志早從鄉先生游通春秋不樂應舉而喜以其暇日從少年習武藝曰文武一道不可偏廢也宣和庚子建德青溪民方臘作亂陷歙州大將郭師中戰死兵及休寧縣令翁由將棄印綬去公仗劍集鄉兵遮道請留躬禦寇于境上賊衆散走知州事曾孝蘊上其功授承節郎時遣宣撫使會諸路兵討賊公諫大將劉公延慶進攻淳安幫源洞破

之臘平策功進修武郎延慶所部將士數萬惟公與延慶子光世以材  
勇聞壬寅再伐遼延慶爲都統制公復隸焉遂降將郭藥師請與光世  
簡兵倍道襲涿州延慶許之公曰藥師反覆猜虜豈不可聽果無功而  
還甲辰河北山東盜起張仙最黠詔龍圖閣待制洪公中孚往撫諭之  
中孚雅知公名辟以行公單騎入仙營諭以禍福刻日約降中人李彥  
素不樂中孚劾其玩寇罷之屬吏悉勒停于家已而金大入寇靖康改  
元彥伏誅公等赦復故官高宗皇帝以大元帥開府相州公應募無所  
知名叅謀汪若海稱其能入補宿衛時汪公伯彥宗公澤爲副元帥議  
數不合公與汪有鄉曲之雅因請問曰宗元帥天下奇才也公宜下之  
則國事可濟伯彥滋不悅會澤請進兵救君父之急而伯彥持駐軍觀  
變之說乃出公隸澤俾爲前鋒遇金人于衛州公與裨將王孝忠分道  
擊之孝忠戰死公亦被數十創以奇勇進羽衛部一帝北狩澤遣公迎  
高宗于濟州奉表勸進一未高宗以臣于南京轉武翼大夫劉公光世

以延慶副總管入衛爲五軍都提舉奏留公爲御營計議官從光世招  
捉盜賊于滁和濠州轉武經大夫從御集金人于天長還駐鎮江控扼江  
口進閣門宣贊舍人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扈從統制苗傳劉  
正彥作亂從光世勤王時呂公順浩張公浚總中軍韓公世忠將前軍  
張公俊副之光世爲游擊而分公爲發賊平轉武德大夫開州團練使  
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是歲秋光世以宣撫使守太平池州受宰  
相杜充節度奏以公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轉左武大夫進封開  
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公謂光世曰充御下苛而寡謀以兵屬之取敗之  
道也光世奏請移兵江州或漏公語于充充留公不遣是冬虜酋兀朮  
犯太平分兵入池州公以衆寡不敵堅壁以俟援師而充檄沓至公不  
得已率麾下敢死士出戰殺虜甚衆會日暮未決虜益生兵至遂死之  
時建炎己酉十一月廿九日也後五年紹興癸丑光世帥兵駐池州乃  
上公死事于朝詔進官六等錄其後一人而以協忠大夫告其第又以

宋正累遇郊恩贈太尉配金氏累封宣國夫人子男一人曰先慟父死  
國誓守先墓不仕孫男三人長即宋正也次宋奇疾不任仕次宋彰鄉  
貢進士公器宇魁岸言不妄發有所許則確然當之不以利害為念初  
事劉公延慶繼事宗公澤感其知己終身祀之當國家動勦之際號令  
嚴明所部士不敢乘時以肆剽劫自守澹素若儒生然光世每欲多作  
首功為請爵賞固辭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矧與公有舊不能贊立勲  
業以清中原及以此撓公家之法非其所知也光世改容謝之尤篤于  
孝友置膳塋田以養族人靖康末易挈家避亂居池州公適將池州之  
兵為之維護無恤備至先公端中知六安軍亦死于節公為求其遺櫬  
返葬池陽皆有人所難者惟天性過直不能與時俯仰故首忤汪公伯  
彥繼忤杜公充而及于難然杜公以公死之歲舉建康降金禍及宗祊  
貽戢千古而公與一時死封疆之臣清名凜凜雖沒如生子孫傳芳受  
國之寵者未艾以彼較此果孰多乎夫定之可畏者如此銘曰

人臣之義匪忠曷安危身奉上益人所難肅肅程公忠烈之胄武畧文  
謨曾靡輕售方寇陸梁自睦犯微伏劍疾驅拯鄉于危渠魁就禽惡黨  
俱翦勇冠三軍策功五轉再從大帥往下幽燕河北招降罷其戈鋌有  
言莫酬有勳弗究任彼孔譎擊我素守天降大罰王總大帥左右彙韉  
公式應之爰先啓行御虜卒鄴迎鑾于宋預建大業外佐幕府內參御  
營胙土分茅適駿有聲二豎逞凶變生肘掖公與勤王勲在廟拓虎旅  
沈沈成彼池陽姦相趣之遂死封疆載血遺孤載頌愍冊天子念忠異  
占馬革公身雖沒公名如山愧彼不忠雖生何顏冠劍之藏故江之涘  
公神不亡宋安于此豐碑載道刻銘章忠天所佑百世之昌

宋詹孝子惠明傳

羅鄂州

詹孝子惠明發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關殺鄰人妻阿姚惠明  
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受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  
乃手為牒自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一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



齧指出血詞甚哀李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有哭掩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母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廳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爲奏八年五月報下詔赦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命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爲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給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以爲惠明事與漢緹繫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爲善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爲善於以風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故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

以引用乞下本州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匹米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爲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爲事至今猶存

書張公予玉竹溪事

朱文公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人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

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  
既望邑子朱喜書張朝請詳字公行婺源人祖洪州文學與守張  
力單微養母不如弟自拘于有同遇恩徙邊以是見知王韓世忠從  
討湖寇劉忠曹成上功補進勇副尉稍遷武校尉持節追金帥計事  
稱旨進朝請卽建炎三年從朱弁使金還高廟優詔賜之勞王以病累  
乞歸世居溪之東環宅多竹其歸也上書竹溪逸士賜之勞王以病累  
子所難能者先是珏諸父有名孚者念兄弟之貧均已產分之手孫友  
端字仲正少孤事母孝兄教之學兄卒服喪三年淳祐初詔求賢秘監  
程公薦遺逸授迪功郎秘書省校勘將就職聞右相杜範以忤權臣免  
逐絕意不生而其居家  
順財賤之解井賴之

汪端明立信伏節記

張子長

汪公立信字誠甫少慕名節激昂有救時志舉進士甲科仕州縣佐幕  
府在在垂名處仕雖微然特負時望每朝廷一清要官缺議者皆謂公  
宜處之當時用事大臣亦心知其賢以其不屈意少降下故終不得在  
選中自爲小官時未嘗阿以事上庚申歲我師退自鄂州賈偃道既罔  
上冒勳凡一時間外之臣與其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

興時乾沒官物爲罪名擊去之於是向士璧守長沙彌九月過南師以  
完其解用解圍犒設錢爲盜入被劾去謝枋得募傳二社民義以保鄉  
井費官錢二十緡幾不免於罪公以制置司參議官佐趙葵于沿江幕  
府葵去而馬光祖代之公是時猶在府也光祖與葵素隙且欲迎合費  
意被旨卽召吏稽甸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  
燕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公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  
時趙公在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日去此後來者復劾公所  
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  
勉爲之公曰使立信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効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  
不行公遂投劾奉祠去初公通判江陵府而葵制置荊湖嘗以公事劾  
公及在公江府亦謀議寡諧公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偃道旣得  
政文臣大官其名閥才業出已右及同功一體之人皆經吏議被重劾  
於是舊臣在位者無幾顧邊帥闡非其人則外禦無法乃選拔材良登

進公自庶官制置荆湖然未嘗有所迎謁附麗也公至江陵澄清庶務  
練兵劭農增陣浚隍焚糗畢峙軍容粗壯民賴以少安公事君訓兵皆  
本之以忠貞而治民濟之以明斷故上下咸服其德而人亦莫能欺也  
公所至壁壘旌幟無所更益一顧盼號令而神采鮮明論者方公季臨  
淮云度宗在位惟荒樂之從未嘗及外庭事大小之政賈偁道實專之  
當東南危急之秋疆場日蹙凡邊遠告急者冠蓋相望謀自北至者比  
比皆言我方飼兵秣馬以圖大舉而偁道狃於鄂州之役謂幸之可以  
再而勝之可以幾兵餒士弱漫不加意措置乖方中外解體方延集儉  
佞興起彌文以褒誦功德謂太平暇豫時尤惡人言兵事公深患之迺  
貽書偁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間宴安不以爲虞夫天  
之不易假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飲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  
師師非度百姓鬱然非上求以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

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  
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其帳見兵可得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  
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里而屯屯有守  
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  
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竝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  
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帥分東西二大府以  
蒞之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  
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援師期不二三年邊遠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衝壁輿輓  
之禮請備以俟偁道得書大怒抵之于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蓋公一  
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初已未歲我師伐宋四道竝攻偁道爲  
江淮宣撫大使守鄂州世祖在藩帥大軍圍之偁道窮蹙援絕鄂幾下  
者數矣會憲宗崩於合州師還宋守臣王堅以功告于國南來元帥武

哥攻長沙久不下聞問亦帥師而退而親王居守者作亂京師我軍上下未知之偁道微知之因使人詣軍中告其故且請納歲幣以定盟既師還偁道用劉整計絕流取後軍數萬人以戰克聞中統元年詔遣禮部尚書郝經往聘于宋偁道止之揚州納幣事秘宋人上下未有知其端者及使至事始露而偁道多方以蔽上卒不使上知之也其後國家移檄數宋罪未嘗不以爲言而宋人亦嘆其君之不聰且疾賈之蒙上也故立信請歸之至元十一年我師大舉伐宋偁道始拜表傳檄督諸軍出次江上以公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公受詔不辭即日入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偁道遇蕪湖偁道撫公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公曰事去矣公勉之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大軍矣公身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爲後圖已

而聞偁道師潰魯口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公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扼吭卒宋咸淳十年冬十有二月也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免人或惡公於丞相以其三策及其死告且請僇其孥丞相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公之喪歸丹陽旣葬而明疽發背死公子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府亦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而死初公之未仕也家窶其會歲大侵吳淵守京口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公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爲上客凡供帳服御皆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爾視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曷不少下之是年江東轉運司發解次年登第拜官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公有妾爲尼婺州年九十餘猶歷能道公家

事公居身甚儉而施予不倦處上下有禮而門內肅如也稽故臣長老  
言參以裨官小史酌書之為端明伏節記按宋史云立信論孫也魯  
安變其山水因居焉考汪氏諸澈出越公第四子廣立信出越公第七  
子奕與源大坂實同所出疑當稱族孫而史誤以為孫也又按宋  
史及金陵志云立信病篤告老授光祿大夫致仕死年七十五時高郵  
尚未歸附遺表奏贈少傅立信先居建康興政坊至元丁丑歸溧水  
都堂山子麟早卒姪  
天興為撰年譜云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六

乙集

行實忠孝

宋山屋先生許公月卿行狀

許仲鵬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許之先姜姓以高  
陽為望秦末許猗隱居不仕雲孫毗為漢侍中生德汝南太守因官寓  
家德生據典農校尉據生允魏鎮北將軍少子猛為幽州刺史猛生式  
至平原太守式生貶晉司徒掾子洵凡十世至唐睢陽太守遠生二子  
致婺州司馬現袁州刺史其孫儒不義朱梁與從子知柔入江南儒生  
稠仕南唐恭德化軍事知柔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子承傑檢校  
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番易明口許氏其後也迨江衝府君贅歛之發  
源遂為縣人公所自出也曾祖安國祖琳皆邑之善士考大寧以學問  
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友仁扁其堂是為友仁先生公幼  
穎異七歲能屬文年十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子門

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端平乙未縣大夫王墳謂公天下奇男子也  
俾受學于文靖公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嘉熙庚子試流寓  
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午家載試于漕復爲舉首明年試  
省別院第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請往候之王俠者吳越  
之俠客也家無儋石之儲而百萬可立致復揮之如土先是餘杭失火  
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有爲全其家旣而去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  
人居久之然後知其爲王俠也公造俠俠笑曰吾視子之才足爲天下  
先爲子計者寧逆驪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豺狼蓋指權相史嵩之也  
公拂然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吾所不爲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  
者旣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  
樂進逸樂之說者趙高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亡也逸樂無度則  
君人者失權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雖欲勿傷焉得  
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文王日中旻不遑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

以觸時相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江州司戶參軍時徐公元杰  
與劉漢弼等言權相寃死公率三學諸生伏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  
以狂士歲丁未及戌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錄參軍公江制置辟公招撫  
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尋丁友仁先生憂服闋遷臨安府學教授升  
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有不才子濁亂朝綱京師目之  
爲小相嘗使招公曰吾輩讀子之文服子之義久矣子來吾能使吾君  
相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凡十告而公不往時余玠子如孫帥  
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公因上言玠無義方死有遺責乞斬如孫函  
首謝蜀其所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  
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懼矣書上小相怒調臺臣擊之因失職丞相董公  
槐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蓋  
公屢上書詆之也寶祐乙卯槐更奏公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  
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旣至遇黃萬石有

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  
法者江右因號公爲鐵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  
載逾年不決者公令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寃古心先生  
江公之執政也數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奉直卽幹辦浙西安撫  
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侂人主至是屢書起之比至  
似道恨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與黃鏞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  
并誦林實夫所爲餞公序實夫者南州之高士也其序有曰宰天下者  
其量要足以容天下而後可今相君汲汲焉求先生如是而區區猶願  
一言近世一種小夫以媚嫉爲納忠以隔絕爲自獻附耳而啓有同告  
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絕一世公議於鈞陶之外獨以左右便嬖爲  
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狃志趣日陋常恐諸侯  
客子之來眈眈然慮其軋已也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無足觀積中  
書二十四考吾亦何樂於此哉發揚蹈厲歷歷爲相君言之非先生而

誰忠於知己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與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  
船上但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至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  
後能爲吾致之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併浙西職罷去公  
迺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履滿門外當時翕然師尊之  
始徐公元杰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諒仕至顯官次直方不  
受德祐乙亥起家至殿院首薦壘山先生謝公爲江東提刑再薦公與  
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議以公開闔東南不幾官軍下  
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輿車數字於是不言五  
年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乙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終正寢先一夕  
畢召家人曰吾將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庶可見先帝於地下  
又命其壻江愷曰死矣履善甬得其所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予皆  
不苟合於世者矣是嘗比於予壘山先生嘗書其門曰斐瞻今是深知  
予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銘我焉公踈髯玉貌秀自豐願舉止閑雅望

之似神仙中人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爲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  
三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爲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凡  
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群臣而尼古心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  
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於座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  
在元祐不黨於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誠公以和平勿過剛公曰  
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和平以從人勿  
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  
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子魏子受學  
有繇學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平其  
不踰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董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  
晚生二男翼飛女二人其母方氏孫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孫女  
六人曾孫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十有一月某日葬公於婺源  
北七十里之仁洪先是受公遺命乞銘爲狀未定而豐山先生北行死

矣於戲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以求文  
於當世之立言君子延祐元年十月日季子飛泣血謹狀

記鮑氏

宗嚴壽孫 慈孝事

程黶南

慈孝堂者歛鮑君仲安所居之堂也初棠樾人相驚有寇至則各逃匿  
鮑氏之父遇焉執而縛之樹將兵之其子奔救曰此吾父也請兵我父  
曰吾唯一子幸生之以存吾後我請受兵賊見其父子爭相爲死愕然  
欲釋之欲并害之未知所決會風起叢薄聞聲振林谷若甲馬之至者  
賊以爲捕已卒舍去父子因得脫已而賊還無所得恚焚其鄉而去比  
屋盡燬而鮑氏之門閭獨歸然存鄉人驚異歎曰此慈孝之報也歟遂  
目爲慈孝鮑氏傳其子至孫七十餘年人之過其門者猶曰此慈孝鮑  
氏家也仲安魚樾昭先世之令德懼後之人無所觀仰警飭將隆慈孝  
以忝祖武故名其堂請予文以記之予讀新安志蓋嘗有感於斯矣昔  
者聖人之教人也道莫大於慈孝孝者所以爲人子也慈者所以爲人



父也推之家國天下無異焉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慈孝立而百行舉矣天之生斯人也誰無慈孝而鮑氏獨享其名鄉里  
稱之君子信之四方與之天豈私於鮑氏而陰厚之邪何其久而益聞  
也夫人有家父父而子子安居於無事上堂有溫清之奉焉過庭有詩  
禮之聞焉不知其孰爲慈孰爲孝也惟其臨患難而不變決死生而不  
疑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其身委性命以遂厥志而慈孝之名立焉慈孝  
之名立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天其以鮑氏爲訓乎不然何其臨難不苟  
免而卒以自免也使鮑氏父子不幸而刺刃於盜賊之手則爲善者懼  
矣且將曰彼鮑氏父子以慈孝蹈禍則誰肯爲之人道不幾於自乎鮑  
氏父子之得生全者天也非幸也且吾聞之堯父慈矣而不得於子舜  
子孝矣而不得於父顏鮑氏何人而父子具美雖其事甚微而慈孝之  
本在焉則亦何以至於斯也無亦當時國家德澤涵濡之久我文公流  
風餘韻漸被於鄉土者深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於鮑氏之事適見之

乎惟而達之上焉是以事君下焉是以治民鮑氏之後必大所積者厚  
矣雖然名其堂孰若施之身微於文孰若見諸事予懼重外而內惑也  
仲安曰否古之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豈以內而遺外哉予既感其事  
而重其請故爲詳書而謹記之鮑氏父名宗巖字傳叔宋處士子名壽  
孫字子壽嘗爲徽寶慶二郡教授有詩文行世仲安名元康教授孫也  
其堂則仲安父景曾府君名魯卿所構其扁則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  
公僎斯所書噫後之人登斯堂覽斯文慈孝之心不油然而生者吾不  
信也吾不信也年月日記洪杏庭續志鮑壽翁字子壽歙縣人唐武安  
時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歙西  
賊富者皆不能免或曳壽孫父子至賊門代父死  
賊州亦哀之願求金不巳聞有騎軍至賊散父子俱免  
歷州奇村益場管勾徽寶慶二州教授其在鄉學整葺一新  
谷方公回爲之記講學有源委  
詩工而不刻註易未竟而終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諡文節汪先生澤民神道碑

濂奉勅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據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譏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厚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讞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兼宗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特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

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第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會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願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意即棄送于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蠹莫不

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貧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  
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搃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  
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悉  
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成將乃兒赤跋扈自  
用搯有司之掣俾不得誣信其姍家主其爲郡府史藉其威尤鳴張無  
忌擅箠大庾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成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  
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成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  
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  
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成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  
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殍死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  
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辨命大姓  
發廩以哺疴羸其病癘方熾者召醫注善藥繞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  
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蹏不能

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  
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  
願忌事終不白先生識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  
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責二郡事得  
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  
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鄰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  
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  
速紹其業幸甲宿于離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  
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  
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爲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  
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  
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  
名下疏曰不受陸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

農事滋陽有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實地作之  
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飾襲封衍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  
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寤之奏陞品爲第二錫以銀章  
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旋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  
於縣郊瑞麥孕於泚水君子謂有漢吏之風焉廡訪使者行部將壓境  
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  
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  
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後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  
死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斬黃紅巾彭  
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  
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乙未  
夏六月長鎗叛帥瑄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

百或勸先生去之民由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城守若果去  
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高郵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  
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  
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爲固守計屢戰輒屢  
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居奇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成守頗  
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  
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瑄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爲具  
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戴  
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  
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元弟痛憤不食相  
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惠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

副使惠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真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真正惠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溥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踈髯風裁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爲強家所侵辦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於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爲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爲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充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爲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爲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

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弄爲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死陵三藎德之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二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爲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重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倚歟汪公游舉于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鶩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爲生魯有名邦待公爲政瑞麥嘉禾發爲祥應策書戴登金匱啓封袞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敘成均六館咸

悅復直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哉吾縣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挂笏  
看山宛水之淡溝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曷我留執  
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汚秋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  
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礪將齒大  
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  
出日事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因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  
俗瀾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爲人

師山鄭先生玉行狀

汪環谷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衣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  
賞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  
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沒而  
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氏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  
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

諡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  
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  
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  
蒙吾力脫罪畧者不數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齒不與  
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  
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身也於  
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  
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旣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  
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  
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雞鳴踣躪遂不忍烹王  
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  
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  
泳漸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遊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

文將文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  
百里歸殯于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  
載遺奠辟踊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  
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寢盛門人鮑元  
康等因其地矧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湍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  
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策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  
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  
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  
正十二年春先生聞斬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  
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承平日久將驕卒情柰何四月斬兵繇發  
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斬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  
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拜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  
弟璉冒刃入城內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

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為也是冬斬黃兵拜陷郡  
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  
地折臂氣絕復蘇明年浙省平章三旦八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  
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  
以師山精舍歸然獻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刑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  
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齎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  
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按敦海牙公率僚屬  
至山中先生臥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  
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  
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莫弗勸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  
敝邑為江淞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歎何心歟言  
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表費官  
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饗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發源

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浙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浙東元帥八爾思不花公監郡許都省兒公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澗先生疇昔釣遊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丹砂泉鑿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 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

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邪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邪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邪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臥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諭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般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立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喟喟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



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早卒次  
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壻也惟先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  
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沒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  
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石榴  
然以歿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  
國英實繼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光極勤篤每  
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  
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群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  
孝友也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  
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  
急先務其爲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間  
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  
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

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擬借而汲  
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  
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  
是固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  
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  
又折衷程朱二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  
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  
之法而有徵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  
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  
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  
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  
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  
欲與友人汪其叅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折經傳因衛氏集

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侯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脉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浙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鳥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于砥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則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光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

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摺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稟箴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羨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瞭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生之謂乎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遠成契濶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披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程禮部文傳

汪路教

程禮部文字以文發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莊東

書游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  
一時王公貴人如平章雙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相推許然安分恬  
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會修經世大典虞揭爲總裁而文謙揭館  
書成朝廷以例授各路儒學教授以無關借注黃竹嶺巡檢任滿調懷  
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服闋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  
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服闋拜爲臨清漕運萬戶教授考  
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  
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爲忘年友丞  
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禮部員外郎奉命賚賜江浙  
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  
咸非國家土宇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  
旣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  
擁衾面臥不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

年七十一師泰主喪事殯於西山之麓有蛟雷小墓師意集縣南生  
集刊之西湖書院云

元鉛山州判程先生養全行實

吳國正

先生諱養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巢寇捍鄉里生子勛  
以金紫光祿大夫行饒州司馬兼知銀山鎮銀山即今德興縣也因家  
鳳凰村勛子彥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彥光子克璋入南唐遷里之要城再遷南溪克璋子繼侃三世襲領鎮  
事歷五世至庸始卜龍門之下而居焉庸生敷敷生繹宋承節郎江東  
帥幹生子潛潛生克已從仕郎真州六合尉嘉熙中韃戎犯境與沒王  
事贈朝奉郎即先生高祖也克已二子長達可承直郎兩浙運幹痛父  
沒撰帝王統論歷叙宋季之失又編刻河南家譜次附鳳與父同沒贈  
淮西節幹是爲先生曾祖達可恨其弟附鳳無傳以子天球爲之後是  
爲先生之祖天球早世而其弟天則次子贊翁繼之是爲先生之父母

婺源吳氏先生自幼知折節讀書請至正辛巳舉登壬午丙科賜同進士及第授將仕郎寧國錄事先生剛正廉明一日抗言忤僉憲命爲鷲鳥賦授筆立成僉憲怒揮握手如平生懽屢委讞獄多所平反秩滿需次于家時中書參政韓公鏞出守饒援晏元獻禮范文正主南京學故事羅致郡庠與教日與郡教范堯臣同年董宗文陸元慶李晉齊郡士楊本六人講論郡庠舊有范文正手植松日遊其下好事者繪爲圖號曰松庭六客韓公嘉其樂育有成以白粥扁其齋叙其事爲詩以贈先生因號白粥道人旣而轉從仕郎龍游丞政聲益著以搏擊豪右忤郡官委以遠役曠其職僉憲余公廷心按部責郡官直其事焉庚寅考試浙闈壬辰紅巾倡亂協輔中書左丞老老及參政蘇公伯修克復有功授鉛山州判出鎮汭口胡坊號令明賞罰信立營柵以防禦設團甲以保障人樂爲用寇兵蟻附而登先生出義兵力戰俘獲凡萬計民賴以安爲勒碑張崑之右以紀其實居歲餘寇復益兵犯境先生親帥衆禦

之而爲總兵者所拘轄志不克行遂罹鋒鏑臨沒力疾大書曰國事不敢言家事不必言又曰脚踏實地心契蒼穹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時至正甲午五月五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夫人王氏故宋黃岡知縣壑之孫女是冬歸柩自鉛山乙未葬里之葉家山以夫人附焉子男二人長海宗工舉業卒年十七次岱宗女一人適樂平徐氏孫男三人長祖德繼海宗次祖祐幼祖澤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噫先生蚤有志當世雖進由科第而未嘗以功名富貴爲心故其事上不諂臨下以公莅政專持風裁其於文平淡古雅而不務險怪於詩雄渾豪縱而不尚穠冶有白粥藁藏于家初先生自知國祚難復預爲文自祭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寧國龍游粗著廉幹非汗吏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年逾五十爲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嗚呼先生剛大之氣見乎志體用之學措乎事遇文治則廉幹有能足以長民遇武事則忠義勇決足以禦寇土人思其功果廟食于汭川之上水旱疾疫無不

禱焉是雖元祚既終天命有歸而先生之勤勞王事暴白其心可爲後  
之事君報國者勸矣維新忝內弟獲從先生游故知先生爲詳懼其久  
而泯也因狀其本末于右使得乞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以慰先生之  
靈于地下云皆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望日學正維新書于監  
學崇志堂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六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七

乙集

行實 忠孝

汪左丞 同傳

趙東山

汪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  
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  
墨躡跟不檢束母夫人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  
異與群牧戲爲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爲將帥則於某處立  
營於某處置旗鼓群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  
軍校習騎射所有貨貨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者  
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頭騎善馬名  
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稱貨不能償父  
怒同曰兄爲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不累于兄兄獻儒者也信其言且  
曰勿詒父母憂償盈其數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

壬辰兵起斬黃龍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爲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兄獻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三旦八喜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三旦八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鎮撫哈迷軍復湖州廣德以會子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鐵渠首開五嶺道路獻賊轅門於是鐵古鐵兒軍由回嶺進元帥劉脫因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捷聞平章遣使賚白金盃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迷軍馬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澆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賚勞同爲餘干州同知獻爲浮梁州同知獻即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獻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此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旣平定

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趨焉同從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戰無不稱服左丞老老至饒首嘉勞之三旦八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鎮圓溝八礮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八礮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殮其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戶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即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卒飢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童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爲府

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寶信左右誘語同謝病還  
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  
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帥楊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  
自平章三旦八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灰並為元帥分統三旦八軍遇  
賊勦捕參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迷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  
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以束帛玄纁起同  
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鬪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橫槎巖坑  
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  
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墘遇賊與鬪道  
狹劔戟弓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  
拔劔鬪且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恩寧普  
軍于開化之翦溪身被數創恩寧普躬傳善藥列脫因解衣衣之界所  
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

兵守險阨休寧俞嶺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  
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之器械不可往士英強之曰  
嶺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  
之人旦夕齧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  
糧乏嶺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  
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嶺走  
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長參政恩寧普以休寧  
縣尹起叡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  
江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善葉宗茂汪周來  
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即為播弄握權之機矣叡心惡其姦貪邪媚不與  
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巖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  
高規渡又敗之二十二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  
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

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銳氣所向無前矣牒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敵方奉二親開化恩寧普遣使要敵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爲同聲援其父謂敵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况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敵於是招諭婺源遺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朶粘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敵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敵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朶粘帖木兒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砦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朶粘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力止而和解之遂還

休寧元帥劉致來鎮徽會暴爲甚同征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致又徇私專殺以造讐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爲觀國所抑遏致嘗言趙訪學高識遠可爲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爲輔至是訪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爲觀國所短毀不聽用致先以小惠收其衆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爲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爲此盜賊見識致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致戰致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爲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八爾思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爲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八爾思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爲嚴陵客也八爾思應曰汪



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都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八爾思曰甚善同還休寧八爾思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平章慶同三旦八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識帖木兒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由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毋憂家居吳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黃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于黃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饌候元帥數步卽是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刺克魯走抱上之曰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

見然後知之卽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

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爲四門門各重簷復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來附儒賢奔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敵聞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隳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徠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丞相達識帖木兒奏爲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太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迫致丞相達識帖木兒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

英傑為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旦夕當擊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為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暇我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為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况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

同曰我之來以汝為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章力為救之且具酒饗為別同曰為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為無義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一日遇害臨刑顏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為榮祿大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為取之還鄉里論曰昔關羽為曹操刺殺顏良於萬眾中以報德而卒往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為漢室之胄雄才大略足以有為羽之不遺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井之勤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羽蓋類焉天理豈非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苟乎富貴者為何如哉同射開武至正疏小傳云同字同義兵以捍禦鄉井癸巳四月開武至正疏小傳云同字同義兵以捍禦鄉井癸巳四月開武至正疏小傳云同字同義兵以捍禦鄉井同義兵以捍禦鄉井癸巳四月開武至正疏小傳云同字同義兵以捍禦鄉井癸巳四月開武至正疏小傳云同字同義兵以捍禦鄉井

行統軍密院事進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辛丑冬朝京師御筆書江

忠義張士誠所害臨死不少屈已而南逝中書省左丞江演九月十二日章政事命下已遇難年二十七事聞贈推誠效節輔國功臣追封平陽郡公階官如故

大明故帳前管軍上萬戶追封安定伯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加封安定侯諡忠愍程公國勝神道碑銘

朱備萬

初

皇帝念癸卯歲南昌暨康郎山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久之又定元功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庭諸外有廟食者亦皆賜諡加勳遣使者致祭有未備禮以葬者官為給之仍勅史臣勒功於神道之碑於是安定伯之兄吉輔以公嘗駐兵富陽愛其地而公族人在抗者適歿于縣西長山之原乃遷置而之焉已善其奉 詔上故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安定忠愍侯事曰公諱國勝姓程氏世居徽之休寧初名元佐既從軍

上改賜今名其先本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之後忠壯當侯景之亂保捍州里有功其子散騎常侍威悼公文季死節于周父子廟食于徽號曰世忠威悼之後其顯于南者唐御史中丞歙州副統帥濠嘗起鄉兵拒黃巢有忠壯之風于南節居休寧陪郭甚盛其顯于北者唐六合令大辨徙中山再徙河南生明道伊川兩夫子靖康末子孫從渡江居池州再遷徽州陪郭之程互繼其絕譜牒具存可考也公會祖榮秀仕元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妣劉氏追封彭城縣君祖文貴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妣鄭氏封安人考社至正末用薦為承奉班都知不赴妣吳氏公生而英偉身長八尺美鬚鬣見者知非常人方元政衰所在兵起公慨然思以自見乃與縣人俞茂合婺源人汪同等團結鄉兵以拒寇亂歲丁酉

天兵下徽州衛國鄧公發同與公等詣金陵

上大悅命同還守婺源以公等從征伐衛公奏署公總管府先鋒分兵與裨將李克魯徇下方山諸寨是歲十月苗軍楊完者部兵十萬薄徽州衛公擇勇敢士往嘗之咸推公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籍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禽其將胡辛等二百人楊完者僅以身免以功遷管軍總管戊戌正月從擊帖木兒普化元帥營于婺源正兵方與之戰公率諸奇兵擣之遂殺帖木兒普化俘士卒千餘人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謝元帥軍戰却之遂拔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兵犯嚴州公敗其舟師于東門追至大浪灘流矢中股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以功進領軍先鋒己亥五月從衛公畧浙西臨安大破張寇于閑林寨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俞椿擊走僞漢守將辛甲而擣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州來附饒瀕鄱湖而僞漢主陳友諒方據江州數遣舟師來爭衛公與光

椿連營拒之長令公結陣敵壘之後絕其歸路賊不得志乃引去八月領兵取浮梁僞參政鄧邦佐棄城走進趨樂平僞總管蕭乙率五千人營于險隘衆莫敢先登公以死士持楯負奮擊之奪其壁以入生禽萬戶彭壽等百人遂取樂平進攻江西十月衛公駐兵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實無降意公贊衛公卷甲夜趨比旦入其軍克明單騎遁去遂取撫州以功除管軍萬戶壬寅正月

上親討友諒于江州友諒敗走公從衛公以兵會南昌分定屬邑癸卯四月有詔 皇姪以大都督總諸將友諒益發境內兵以巨艦來攻皇姪分兵拒守公守寺步門寇犯之與戰虜其將一人寇兵奪氣而潰相拒凡八十五日寇兵戴竹盾如箕進薄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衛公以火銃擊退之隨立木柵敵奮來爭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公乃與牛海龍乘夜引兵劫賊營海龍爲流矢所中以死公泗水得脫見上於金陵具言危困之狀

上得公驚喜進陞上萬戶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之令公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舟適膠淺公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駕飛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從傍射中定邊虜國俞公疾擢來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遶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之時七月戊子也上聞爲之撫膺大慟親爲文以奠焉公春秋僅三十有一配汪氏亦死于難追封安定侯夫人公平生喜讀書慕節義居家孝友凡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踴躍率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堅城名寨身至力取一軍無不下之者

上悉其名故有賞賚錦衣名馬必先一軍嗚呼癸卯距今蓋二十五年矣當草昧之時群雄角逐雖天眷真主界之爪牙宣力之臣以佐大業而公等委身効命之死不悔卒之勲載盟府與古英烈之士儼美齊名其高識絕見則亦有非偶然者矣仰惟

皇上獎忠酬勲度越前古恩禮之頒不一而足又將次第討論舉行世祿之典書之簡牘垂之後昆實足以勸千萬世爲人臣者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銘曰巍巍我

皇天錫神武龍興江淮以復中土南征北伐拯世之屯貔虎之臣疏附駿奔有偉程公萬夫之勇世忠之孫不震不竦維時江浙莽爲盜叢大旆東來仗劍以從始佐元戎有聲幕府遂督偏帥孰敢予侮苗孽張暨彼長鎗公出戎行其鋒莫當徽嚴底平饒撫亦下艤艦蔽江牙旗載禡西徇臨安以蹙僞吳遏彼楚蠻以歿鄱湖

皇念公勲顯有大賚玉馬錦裘異爾諸帥維是楚蠻反道不共窺我豫章如蠆如蜂維公誓言廓清江漢不與賊生背城以戰維

皇討賊耀兵江干公在扈行左右橐鞬敵兵來乘勝負未決死捍御舟勢孤援絕大星曉殞江水夜悲烈夫介士駢首于危馬革之忠哀動宸極親奠以文賜之廟食載念艱虞死者如生爰受其靈官治其

卷之二十七  
九

瑩褒坊有爵獎忠有謚匪祭一時以勸百世壙有衣冠公始蓋棺英魂  
儼然玉帶貂蟬墓有享堂公在中寢四時烝嘗來食來飲富陽之山鬱  
鬱松楸成公之志與此高丘神道有碑龜趺螭首史臣勒銘永詔厥後  
善既銘此碑得歸田暨再入而碑尚未豎也其家請重定一過蓋公  
死國事止據南昌功狀故有失書者今增入之且昌公之爵甲辰年蓋  
輕騎都尉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侯當騎都尉越兩不相知也  
除凡百九十三人亦其祀于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普加恩於死節仍  
封安侯進忠愍會中書省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祭祿大夫柱國仍  
帝心異日固當申白擧行以勸於廟中可終泯哉輒附書碑陰以俟洪  
武十八年夏四月甲午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豐城朱善識○鈔定  
康公普郎臣廟位次輔國上將軍都尉帳前總制都督使司左副指揮  
使高陽侯韓成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都尉興國翼元帥府統軍元帥京兆  
侯朱貴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都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統軍元帥京兆  
侯陳兆先懷遠大將軍秦海翼元帥府右副元帥龍西侯李信明威  
侯軍上騎都尉帳前將軍上萬戶安侯伯程元帥府統軍上騎都尉  
管軍上騎都尉帳前將軍上萬戶安侯伯程元帥府統軍上騎都尉  
縣子姜閏武節將軍飛騎尉管軍上萬戶安侯伯程元帥府統軍上騎都尉  
驍騎尉管軍上萬戶安侯伯程元帥府統軍上騎都尉管軍上萬戶安侯伯程元帥府統軍上騎都尉

遠縣子常推德按原師功臣廟正殿所祀二以先祖父考  
甲辰年詔褒贈諸死事者先補得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侯伯  
當輕車都尉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  
南公趙德勝等百九十三人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普加恩於死節仍  
宜加褒祿於夫柱國仍封安侯進忠愍會中書省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封安侯進忠愍會中書省國輔運推誠宣力  
政之臣連獲重辟詔革中書省外六部省中文書皆能褒功之典未  
及須行蓋有司不能決白上請故也朱學士一齋第集備書其事  
近始見之因記其時在京師於武靖侯趙公家見其先祖父梁國  
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辭極其簡潔而用則甲辰年者當時皇明文  
祖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辭極其簡潔而用則甲辰年者當時皇明文  
山異同之故謹詳著之普制曰崇德報功甲辰年者當時皇明文  
於至情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  
萬戶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  
破張寇軍以定海鏡州之敵兵而收勢源既乃下嚴州府長嶺之  
帥乃能協守洪都山寇底平萬戶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追封安侯伯  
命疏爵廟食其土今朕撫有四海加恩元贈追念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綠大夫克承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殊尚克承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益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請成延安旨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迹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誅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勸必尊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成衣復上太學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

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

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木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

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荆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公每召而答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請京師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又

下績溪簿錄其家得猶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奔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

遼王雅重公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為贊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迪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奔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餘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賢之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公沒世既久其遺事絕無知者敏政嘗從老問之得其

右意公與方希古思修二公同時友善希古之文粹行于世是修又得楊文貞公為之表章獨公事湮沒而無聞此遠宗後學所不能自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七



程